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江出版传媒

毕淑敏 著

名家
名作
精华
本

毕淑敏 | 作品

《 精 华 本 》

毕淑敏
名家名作

精 华 本

毕淑敏作品

毕淑敏 著

全 1 卷 43 万字

身
心

出品
都市精英·经典
人文精英·经典
ISBN-10: 7-5399-4330-3

<http://www.hjw.com>

定价：20.00元

页 数：43
印 次：1

044 本
105 页
115 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淑敏作品 / 毕淑敏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9
(名家名作精华本)
ISBN 978-7-5354-7363-9

I. ①毕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③散文集-中国-当代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7005号

责任编辑: 黄海阔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18.25 插页: 4页

版次: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31千字

定价: 33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| 毕淑敏 作品 |

目 录

小说

梦坊 · 3

藏红花 · 16

一厘米 · 32

女人之约 · 43

紫色人形 · 66

预约死亡 · 68

散文 · 心灵之约

提醒幸福 · 125

最大的缘分 · 129

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· 131

造心 · 133

冰雪篱笆 · 136

让我们倾听 · 141

婚姻鞋 · 145

轻裘缓带 · 147

心轻者上天堂 · 149

呵护心灵 · 152

千头万绪是多少 · 156

握紧你的右手 · 160

家是有生命的精灵 · 162

爱的喜马拉雅 · 164

精神的三间小屋 · 166

我眉飞扬 · 169

看着别人的眼睛 · 172

非血之爱 · 175

怨恨还是快乐，这是一个问题 · 177

挖掘心灵第一图 · 185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 · 189

校门口的红跑车 · 195

眼药瓶的奥秘 · 200

散文 · 人生漫笔

淑女书女 · 207

山河试卷 · 209

额头与额头相贴 · 213

我很重要 · 217

灵魂飞翔的地方 · 221

柔和 · 224

苍茫之悟 · 226

海明威的最后一分钱 · 227

我在寻找那片野花 · 231

冻顶百合 · 234

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· 239

天使和魔鬼的数量 · 241

每只小狗都有一个目标 · 245

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 · 247

年龄的颜色 · 249

旅行使我们谦虚 · 251

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· 253

旷野与城市 · 258

每天都冒一点险 · 260

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 · 263

最单纯的生活必需品 · 265

感动是一种能力 · 268

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 · 270

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独白 · 272

关于思想和心灵的感悟 · 275

写作是一种命运 · 279

精·华·本

毕淑敏作品

小说

名家
精·华·本

梦坊

温卡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。要说完全无目的，也不确实。温卡要让眼睛不断接受霓虹灯的刺激，用慌乱的光斑来扰动自己，从微弱的动荡中，证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

温卡是个美丽的女孩。温卡失恋了。美丽的女孩失恋的时候，比丑陋的女孩更加哀伤。她想不通自己如此美丽，为什么还是被抛弃。温卡对自己的评价，如同爬过了最高点的过山羊，头朝下栽了下来。粘滞的哀伤和恐惧，从头发丝浸染到脚趾甲。

温卡疯狂地购买东西，特别是那些贴身的女性生活用品，既然恋人已不肯抚摸，就让这些幽冷的丝绸和暖煦的棉布代替他的手吧。

百无聊赖的温卡，看到街边有一间窄窄的黑色的门。门的上面有两个银亮的字——梦坊。那两个字当然不是纯银的，纯银的字在风雨中会晦暗生锈，“梦坊”在油黑的底色上凸起，表明是某种生机勃勃的贵金属制造。

梦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造梦？如同染坊或是玉坊？把一段粗糙的怀念凿出斑斓雕出孔隙？或是如同当年用梧桐叶子发明了皮影的妃子，来一段招魂的魔术？

温卡现在是除了科学以外，什么都相信的。她走进了梦坊。梦坊的门看着厚重，其实是轻快的。温卡看到了充满温馨的接待台，一位坠着长长耳环的小姐，微笑着同温卡打招呼。她的耳环前后摇动，好似两把锋利的小直尺。

温卡说：“梦坊。好奇怪的名字啊。是想做什么梦，就会做什么梦吗？梦到一个人需要很多钱吗？这个人在你的梦里，能说你喜欢的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这里不是造梦的地方，是解梦的地方。如果用专业的术语说，就是释梦。”

温卡有些失望。温卡有很多破碎如渣的梦，温卡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紊乱。温卡说：“你们是迷信啊。”

小姐说：“知道一个伟大的犹太人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知道的。马克思。”

小姐笑了，说：“对。可是还有一个伟大的犹太人。”

温卡说：“我也知道的。他是爱因斯坦。”

小姐说：“你知道第三个伟大的犹太人是谁？”

温卡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了。他是一个歌手或是银行家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他就是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开创了对梦的解析。你不能说他是迷信。如果你说他是迷信，你就是愚昧了。”

温卡对这种批评性的语言，现在很能够接受。她觉得自己一败涂地，如果谁夸奖她，她就会疑他不怀好意。如果贬斥她，就觉得真实。她对直尺小姐说：“如何释梦的呢？一对一坐着？如同医生对病人那样？”

直尺小姐此刻两肩端正，一动也不动地说：“我们有一个小组。所有的组员都是希望解释自己的梦的人。”

温卡很沮丧地说：“原来是一群要求解梦的人互相聊天。这种互助组有效率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有心理博士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的梦对你说了什么。如果你不理睬你的梦，它就会反复地同你说。直到你懂得或是彻底厌倦。”

温卡想到自己经常做一个噩梦，难道是自己的心打印出的密令吗？温卡说：“我报名。”

小姐说：“好的。请你填写这些表格。”

温卡慢慢地填写了那些表格。表格上，除了她的名字性别地址是真的，其余的都是假的。比如她把自己大学助教的身份，衰减为只受过高中教育。她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5岁。她还把籍贯从江南的小镇改成了首都。当把这一切都完成之后，温卡就对梦坊产生了期待。

“梦坊什么时候开始活动呢？”温卡问。她已经知道活动为了方

便白领们，定在每周周末。

直尺小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这要看情况。”

温卡说：“看谁的情况呢？老师吗？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主要是看有多少人报名参加此次的梦坊。人足够的多，很快就会开班。如果相反，就要等等。”

温卡说：“我明白了。它像一个出国旅游团。如果人不够了，就可能取消。”

直尺小姐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取消过梦坊。只是等待的时间会长短不一。”

温卡交了费就走出了梦坊。温卡的心情就比刚才要好了一些。因为她有了新的期待。很快，她就收到了梦坊在下周末开始活动的通知。那一天去梦坊的时候，温卡为自己的着装费了思量。她近来灰头土脑不修边幅，在华丽的内衣之外包裹的都是松垮的过时服装。今天，结识一批素不相识的梦友，温卡有点吃不准自己形象的尺度。但是，她很快就不为此事发愁了。她想起了自己填的表，就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旧T恤衫出门了。

梦坊的活动室是间很大的空房子。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人，大约20名吧，男女老少。看到他们互相规避的眼神，温卡就知道他们是梦友。指导大家释梦的博士还没有来。门开了，大家众星拱月般的望去，以为是博士来了，看到的是云朵一般移动的垫子群。当垫子一个个脱落到木地板上，才露出了垫子下面的直尺小姐。今天她佩戴的是小小的珊瑚样的耳坠。由于搬运的劳作和垫子的捂盖，直尺的头发都汗湿了，如同京戏青衣的贴片粘在腮上。

大家说，为什么不叫我们一道搬呢？

直尺说：“蔺博士不许的。蔺博士需要大家见面之前，保持距离。”

梦友们就有些不明白这距离是指博士和大家，还是大家和垫子的距离。每个垫子都很大，几乎像一床小褥子。有的人来得早，站得累了，也就不管什么距离不距离的，拉过一个垫子坐下，很惬意地伸长了自己的腿。垫子的花样略有不同，有花朵和素色两种。温卡挑了一个纯紫色的垫子。很快后面的人就没有法子挑垫子了。因

为垫子的数目，如同饭店餐桌上那些精巧的西点，是按照来宾的数目预备的。

待大家都坐好之后，一位典雅的女士走进来，说：“大家好！”大家就漫声回答着“你好”。女士说：“我是本次梦坊的指导老师蒯兰博士。”大家的脊背就一下子在坐垫上挺直了。温卡有些失望。蒯兰太秀丽了，温卡现在对秀丽也有一种疲倦。蒯兰也比想象中要年轻。就在温卡失望当中，蒯兰博士已经介绍完了她的心理学从业经历。温卡对这些不感兴趣，经过在大学的历练，温卡对威名赫赫的学校和种种头衔有了很好的定力。她希望的是朴素的真才实学，比如能否让她明白自己的梦。

蒯兰说：“你们知道了我，我也知道了你们，是从你们的表上。可是你们彼此之间是不知道的。下面，我想让大家互相知道。第一个步骤是，大家AB制报数吧。”

轻微的沉默。因为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怎样进行。一个剃了板寸的小伙子说：“我只会AA制。”蒯兰微笑道：“是我疏忽了。大家报数吧。一个人报A，下一个人报B。就这样简单。”

梦友们就照此办理了。温卡报到了“A”。温卡喜欢A，温卡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。温卡注意到板寸小伙子报了“B”。现在，垫子上的人被分成了两组。蒯兰说：“好。每一个A随便找一个B，结成对子吧。”

温卡就暗暗叫苦。依她现在的心情，哪里愿意和什么人结成对子啊。迟疑间，那个小伙子就像街边乞讨的残疾人，双膝扭着垫子，挪到温卡的面前，从厚厚的嘴唇中吐出：“咱俩一组吧。”

温卡说：“你反客为主了。我是A啊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我看你闭关自守的样子，索性就主动了。反正总要结成对子，和谁都一样的。”

环顾周围的人已一一对应，温卡也和小伙子面对面地坐好。蒯兰博士说：“现在，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”

温卡说：“随便。”她其实是希望自己后说的，要为自己编一份伪造的简介，这需要时间。

小伙子说：“本来应该是 A 先开始的。但我先来吧。”

温卡点点头，算作默许。她喜欢善解人意。小伙子说：“我叫童语。童叟无欺的童，胡言乱语的语，记住童言无忌就记住我了。28 岁，未婚。一家网站的业务总监。那天偶然经过这里，觉着好玩。就这样。”

温卡无动于衷地看着他。童语说：“完了。该你了。”

温卡面无表情，但老师的既定计划，她不能不完成。于是她慢慢地说：“我叫温卡。高中毕业，无业，到处游逛。父母都死了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”

童语的脸暗了，温卡想这一定是因为面前的女孩没上过大学，而生出的歧视。童语说：“你的名字很奇怪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

这个家伙挺狡猾的，一下子就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深入了。但温卡不想理他，就说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？随便起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你是独女吗？”

温卡说：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童语说：“当然有关系了。因为听到你的名字，我想起了一个人。熟人，你也认识的。”

温卡说：“说得这么肯定？我不会认识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你一定认识。”

温卡对他的武断不耐烦，说：“你说出来吧。如果认识，我就说认识，如果不认识，请以后讲话留点余地。”

童语收敛起笑容说：“我想起了万卡。你这个人，出生的时候是难产，然后又没有兄弟姐妹，现在这样忧郁，真比契诃夫笔下的万卡还惨！”

温卡不由得笑道：“谢谢你这么富有同情心啊。我不是万卡，再说啦，你凭什么说我是难产？”微笑牵动了温卡脸上的肌肉，温卡才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让肌肉这样运动过了。

童语说：“你想啊，叫做卡，肯定是生得不顺畅啊。”

温卡笑着嗔怪说：“你这不是童言无忌，而是性骚扰了。”

童语说：“笑了好。哪怕是被我的黄色笑话逗笑的，也比把脸皮皱得像个海参好。”

蒯博士说：“大家都相互介绍完了吗？”

大部分人说“完了”，小部分人说“没完”。蒯博士就说，那我们再等一分钟。

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，温卡和童语都没再说话。他们刚才结束在一个笑容中，谁都不想再用什么东西覆盖它。

一分钟后，蒯博士说：“现在，所有的A都站起来，然后，B站在A的后面。”屋内就沙沙地响起来，A角站在前面，后面跟着B角。温卡环顾四周，想起早年间的一个游戏——木头人，一对对傻站着。

蒯博士说：“每个B角要躲在A角的身后，把A刚才的自我介绍说出来。”

一个新奇的考试。大家对别人都很淡漠。B角漏洞百出，A角哭笑不得。轮到童语了，他把自己高大的身躯隐设在娇小的温卡之后，清清嗓子，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：“我叫温卡，高中毕业，无业，到处游逛。父母都死了。”

温卡吃了一惊，他复述得那样准确，那样哀伤无助，是语言和情感的双重复印机。尽管这是一个谎言，但四周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，温卡感到目光聚焦时的灼热。

之后，蒯博士又布置B角在前，A角隐没，然后代叙B的简介。温卡料到会有这样的交换场地，但她已无法弥补刚才的涣散。她把全部肢体缩在童语身后，希望大家看不到她。她说：“我叫童语。智叟的叟，语文的语。好像……是搞计算机的……”

大家很耐心，等着结结巴巴的温卡把话说完，但温卡说不下去了，脑海中关于童语的印象都倒出了。人们一时想不清智叟和童语有什么关联，就悄声议论起来。

温卡以为蒯博士会对此发表意见，但蒯博士什么也没有说。当所有的AB角都讲完之后，蒯博士说：“刚才介绍得好不好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判。它反映出你对待别人的态度，也反映出你对这个世界的关注。这些都和我们的梦境有着丝丝入扣的关系。”

终于进入梦境的解释了，温卡很高兴。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童语，童语很专注地听着老师的传授，并不接纳她歉意的目光。终于

到了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温卡对童语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童语说：“也许我该说没什么。可是我不说这句话。因为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”

温卡说：“你不要故意装得没事人一样。我知道你是在乎的。”

童语说：“如果说我在乎，那就是以后我的自我介绍，会更好记一点。比如我会说童话的童，三言两语的语，省得让你想起愚公移山什么的。你知道，干网络这一行，让人记住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“谢谢你那么仔细地记住了我的简介。”温卡说着，就独自走出了梦坊。今天的活动，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漠然。是啊，如果一个人清醒的时候，都无法记住别人，自己又躲在一份编造的假面之后，那么生活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。温卡问自己。

梦坊其实是一个普及释梦的学习班，蒯兰博士的课程是很学术的。当理论的学习告一段落，活动也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大家强烈要求蒯博士做一次释梦的示范。温卡当然是非常踊跃的呼吁者，因为她那反复出现的噩梦，虽然最近发作的次数少些了，但并没有去根。这就好像患有一种奇怪的病症，如果诊断不清，即使痊愈了，你也会隐隐作痛。

“老师，我有一个梦，困扰了我许久，我很想对它有一个解释。就请用我的这个梦，做个例子吧。”温卡说。

又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，他们都有梦。蒯博士说：“谢谢大家的勇气。”

温卡说：“这和勇气有何关系呢？”

蒯博士说：“你的梦就是一个另外的你。它隐藏在黑色的睡眠中，却不倦地向你发出警报。意识只占整个智慧的百分之五，潜意识占了百分之九十五。梦是潜意识的代言人。你让我们听你的心，这当然是对大家的大信任了。”

温卡有一点紧张，梦真能像潜意识的使节，把自己出卖吗？可自己究竟是怎样的，不是连自己也不清楚吗？认识你自己，是非常繁难的事情，如果梦能帮这个忙，即使在众人面前袒露一切，也是值得的。

温卡以为博士会因为自己的勇敢，答应自己的请求，没想到博

士说：“释梦的材料必须是新鲜的。像没有落到地上的露珠那样完整和清新。如果是一个陈旧的梦，就像风沙掩埋的废墟，你无法精确地复原它的全貌。所以，为了我们实验案例的准确，我需要案主提供刚刚结束的梦。请原谅，我把分析的材料称为案主，这和公安局的案主不是一个意思。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，在下次聚会的前夜，临睡前，你把纸笔放在枕边……”

童语打断了老师的讲述，说：“您的意思是在睡眠中记下自己的梦境？在黑暗中奋笔疾书，这是不是有些恐怖？”

蒯博士说：“你的前半部分说得很对，童语。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，特别是大梦初醒时的记忆。午夜的记忆是一个奸细，无论它当时多么完整，都会在阳光下褪色变形。准备好下水流利的笔和柔韧的纸张，当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就快速录下梦的梗概，尽量多地保留细节。”

梦友们就发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，似乎在各自谋划用何种设备猎住梦的脚印。童语说：“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”说完他向大家特别是温卡方向做了一个鬼脸，对自己的穷追不舍表示歉意。蒯博士说：“如果你觉得夜里起身太麻烦，自己又对机械操纵熟练的话，可以准备一个简单的录音机。半夜醒来，迅速打开，对着它详尽描绘梦境。”

大家沙沙地做笔记，虽然这个复杂，但还是记下来周全。温卡没有动笔，记在脑子里了。温卡还有另外的顾虑，说：“梦是不听指挥的，当你想要它来它却偏不来的时候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博士说：“我没有办法。我们没有办法操纵潜意识，就像没有办法操纵太阳。”

温卡几近绝望了。她是那种一逢大考必然心慌气短水准失常的人。那常常烦扰它的噩梦，大约也是这个脾气，到了需要它现身说法的时候，它也晕场。没办法，只有碰运气了，但愿那个梦能恶向胆边生，风雨无阻驾临。

也许和温卡有相似经历的人太多，场上气氛有些茫然。蒯博士不喜欢忧闷的氛围，就说：“让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，如果你照着做，也许梦婆婆就会光临你枕上。”

大家眼睛放光，蔺博士说：“给自己一床舒适的被子。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。枕头呢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。然后对自己说，今天晚上，我要做一个梦。连说30遍……”

大家就惊呼起来，说：“30遍！那么多啊！”

蔺博士说：“30遍还不一定行呢。试试吧。每个人接受暗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。”

温卡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但是否暗示性也很高，就没有把握了。她再次问老师：“您还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老师就笑了，她也很希望温卡能做一个梦，不单是份良好的教材，而且帮助她认识自己。老师说：“好吧。既然有人这么热心求梦，我就贡献一个偏方。先说好，这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，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。”

凡是这样开了头的话，往往就激起了更大的好奇。如一粒鱼食撒下池塘，垫子如同斑斓而饥饿的鱼，聚首而来。

蔺兰说：“你需备纯红无瑕的枫叶一枚，放在自己的枕下。再备纯绿无瑕的苇叶一根，也放在自己的枕下。然后，你就睡觉吧。如果做了这许多的准备工作，梦婆婆还是不肯造访梦境的话，我要恭喜你，你的睡眠实在是好。是福气啊。”

蔺兰说完，大家就议论纷纷。说现在距端午还有些日子，但商场已有苇叶在出卖。如果努力寻觅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纯红的枫叶实在难煞人也。香山的树叶苍翠可爱，距离凋落的凄红还有远远的时日呢！

有人问：“若是吃了粽子，再把那苇叶洗净压在枕下，可行？”

蔺兰说：“不行。粽子叶会有折痕。粽子是属于屈原的，不能再属于你。”

温卡觉得红叶是一个难题。她想起了有一种水晶过塑的书签，栖息着端庄的红叶。她说：“假如把红叶从塑料封套里掏出来，可行？”

蔺兰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还没有见过这种书签。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解释，希望它能代表纯红无瑕。蔺兰听明白了，说：“不行。它并不无瑕，已被各种指纹拂过。”